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四十二回 施辣手藥犯滅口供

卻說當下陳春被捉，口稱是張后、太子所使，又供馮保所薦，侍衛等即將緣由奏聞。帝沉吟未答，自思：「青宮索來仁慈，未必敢行此不軌之事，況且太子年紀尚幼，又無別個兄弟，恐致別立，此事卻有疑難之處。」又思：「張皇后並無親眷在京，且已正位昭陽，未必有此。」故特發下三法司會勘實情具覆。此刻眾侍衛得了旨意，即時將陳春擁簇到廷尉衙內收管，聽候三法司提訊。嚴嵩早已知道，故意不出。及人至報陳春行刺皇上，今奉旨著三法司並太師會勘，嚴嵩故作驚愕之色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可曾究出主使之入否？」從者道：「事關內院主使，案情重大，故特旨命太師會勘！」嚴嵩即時吩咐打轎，來到法司衙門，那三法司早已在此等候。你道三法司是誰？就是這三位：刑部尚書趙文華，太常寺正卿張居正，兵部給事中察院監察御史胡正道。

當下三人見了嚴嵩，各各見禮。趙、張二人自是一黨，自然會意，惟胡正道不與同心。當時嚴嵩對三人道：「此案情節重大，三位大人當如何審判？」趙文華道：「此乃內院之事，你我自當秉公研訊。」隨即升堂。

少頃，將陳春提到，當堂跪下。嚴嵩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氏？」陳春道：「小的是山東青州人氏，姓陳名春。」嚴嵩道：「是山東青州，怎麼在這裡犯事呢？」陳春道：「只因小的來京貿易，折了本錢，無可生計，就在大街上賣拳為生。」嚴嵩道：「你既是流落的人，怎麼反與內監相識？」陳春道：「那馮公公與小的本不相識，只因小的在街上賣拳，馮公公看見小的生得魁偉，兩脅有力，蒙他喚到酒樓談心，說起無依之苦。蒙馮公公施濟，認為相知，與了我一百兩銀子，在大街上尋了一個旅店住下，不時將些酒肉來與小的暢飲。彼此往來，共有半載，遂成莫逆之交。前月馮公公偶然與小的說起：『欲做官否？』小的道：『世上誰不欲富貴？』馮公公便向小的說道：『你欲要富貴，但只肯依我一件，即便立可得官。』此際小的便問他有甚事務。馮公公道：『如今正宮皇后與太子意欲尋一個有膽有識的人，去行刺皇上，若是事成之後，可做大官。』此時小的哪裡便敢應承。馮公公道：『只管去做，自有我與太子擔承。』再三相求。小的看見他如此懇切，又有恩惠於小的身上，只得依允。次日，馮公公便領小的到東宮去見太子。蒙太子賞金帛酒飯，並蒙太子當面吩咐，許小的做一將軍職銜，此際小的不合應允。過了幾日，太子復召小的進宮商議，他說皇上一連數日不曾御殿，明日屆當朔望之期，必然御殿，隨令小的身懷利刃，藏在復道，待等駕到突出行刺。小的應允，蒙太子賞刀一把，黃金二十錠，並以酒食相饋。而小的既感太子與馮公公之深恩，雖赴湯蹈火，自無不允。繼蒙娘娘召小的進昭陽正院，特賜以金珠翡翠等物。所以小的不得已，隨時就從馮公公到復道中藏躲。及見聖駕，此時小的事出不已，即便趨前行兇是真。

求列位大人開恩則個。」

嚴嵩大怒，拍案罵道：「皇宮內院，豈是別人進得去的？」

難道宮門外都沒有人守的麼？且問你，你是昨夜進宮，還是預早進宮的？」陳春道：「小的是前月初九，蒙馮公公帶進宮去，直住到此時的。」嚴嵩怒道：「皇后賢淑，太子仁孝，天下共知。

你何妄思誣捏，以卸己罪？可即從實招來，如有半句支吾，我這裡刑法重得很呢！」陳春道：「小的今日既已被獲，哪敢說謊？」

此是確言，求翁詳察。」趙文華在旁插嘴道：「不肯招認，就要用刑。你還是招不招？」陳春道：「小的一概都是真言，再沒一毫誣誣的了。」趙文華道：「不打如何肯招？」吩咐下去：「重打四十大板，看他招不招？」左右答應，一聲險喝，如鷹拿虎捉一般，把陳春簇下。

此時陳春只道勉強過便可以過去，也不言語，隨著眾人下階，被眾人按在地下，叫聲「行杖」！趙文華吩咐：「取頭號板子，與我重打！」左右即將頭號板子重重打將下去。五板之後，陳春就不能叫喊了，打到四十板之後，竟不能動彈，幾致失聲。

趙文華晚令以冷水澆其面。少頃，方才醒來。陳春此時雖則復甦，然痛極心迷，不知人事矣。文華叱令復拖上堂來，又問：「到底此是外邊甚麼人主使呢？快些說來！不然，復使三木矣。」

陳春只是昏昏沉沉，不聞上面說話，又恐再用極刑，只得點頭，以冀免打。嚴嵩道：「此人句句確供，似無遁飾，亦不必苛求根株矣。」立即吩咐左右，仍帶往廷尉處收管，聽候再訊。胡正道在旁說道：「如此供詞，豈足憑信？當細心鞫之，方能澈其涇渭。」嚴嵩道：「彼已昏去，容當再訊。」於是各各散去。

是日，嚴嵩回府，即請趙文華、張居正二人過府商議。嚴嵩道：「今日雖然陳春這般口供，且看胡正道之言，似不深信的言語。倘若再究真情，如何是好？」居正道：「這卻容易，今夜殺之以滅其口，則可以無憂矣！」嚴嵩道：「怎的能夠殺他？」

還望賜教。」居正道：「待座下今晚自往獄中殺之，明日敬來覆命就是。」嚴嵩致謝道：「全仗駕上。」

居正即便拜辭而出，回到府中，令家人立即辦下酒席一桌，以便應用。旋又令家人到外邊，取了毒藥為末，然後將酒席抬了出來，居正已暗將毒藥攪在酒內，旋著人抬到刑部獄中而來。

時趙文華早已在獄門等候，居正一到，即便開門放入。來到獄中倉神亭上，提出了陳春。居正道：「你怎的受了這般的苦楚，自己放心，我自自有處。」陳春道：「小的有死無異，老爺再休見疑。」居正道：「這個我自自有主，卻念著你自到此地，未嘗不飽衣足食。如今困在牢裡，只恐茶飯不敷，今待辦些酒飯在此，你可飽餐，且莫愁悶。」命從人將酒飯抬到陳春面前，說：「見你向日是穿吃慣的，如今在獄，諸事掣肘，我恐怕你餓了，所以把些酒飯來與你吃了。一面放開心事，不過旬日之間，便可以了局的了。」陳春叩謝訖，文華令人將他的刑具鬆了，等他好去吃酒吃飯。那陳春哪裡得知就裡，遂放開量大嚼一頓。此時酒飯肉饜，好生快活，竟自睡了。張居正、趙文華一齊來到相府回覆，自不必說。

再說那張皇后正在深宮，忽見馮保氣喘喘的急奔而來，說道：「禍事到了！」張后是個受過驚恐的人，聽了這一句說話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急問道：「到底為著甚麼？快些說來。」馮保道：「如天大事，難道娘娘還不知道麼？」張后道：「我在這深宮內院，知道甚麼來？有話快說，免得狐疑！」馮保道：「今早聖駕在娘娘這裡出宮，剛出到復道，突遇刺客走來，幸喜侍衛官捉住。這人姓陳名春，乃是山東青州人氏，供稱曾與奴才相好，因而娘娘、太子與伊相議，教他伺便弑君，一一說出。如今皇上將這陳春發往三法司會勘去了。但不知究是何人所使，致累內院，此特來報知。」

張后聽得此言，吃驚不小，指著蒼天說道：「那個天殺的，這般狠毒，要害我母子性命！」馮保道：「這也不妨。如今娘娘何不領著太子，一同前往，到萬歲爺跟前問個明白，卻不是好？」張后點頭稱善，即令馮保到青宮來請太子。

太子聽得母后傳宣，即便趨赴。比及見了娘娘，娘娘說道：「你的大禍臨身，你可知否？」

太子聽了這一句，卻不知話從哪裡說起，呆了好一會，復問道：「母后，到底為著什麼，說起這話來？」張后道：「你只曉得在青宮誦詩，卻不知這禍事呢！」遂將馮保所言，備細說知。太子聽了，嚇得三魂飄渺，七魄悠揚，自思：「這樁罪案，卻也不小，似此則我母子無活命矣！」乃向張后而泣。

馮保在旁也覺不安，進曰：「娘娘、殿下，且止悲淚，事當從長計議才是。」太子道：「你有何策，可解此危？」馮保道：「亦無別策，惟殿下與娘娘即當詣皇上面剖是非，庶或皇上恩愛不究，也未可知。」張后點頭，乃攜著太子望著帝處而來。

於路十分驚懼，馮保亦不離左右。

帝恰好在焚椒閣內，獨自一人坐著。張皇后母子進閣，俯伏於地面泣。帝令平身，問道：「卿與我兒何故如此？」張皇后與太子、馮保皆免冠奏道：「臣等死罪，今突遭誣陷，因來匍叩金階，歷表清白，伏惟陛下察之。」帝隨道：「卿乃朕之內助，兒乃國之儲貳，豈不深愛耶？且起來說話。」張皇后與太子、馮保謝過了恩，起來侍立帝側。帝道：「你們所憂者，不過因陳春之事而

已，然朕雖不讀書，亦頗明理，豈有受囑切而一口便說某人所囑者？朕未之信也。但該陳春口口聲稱與馮保交好，輾轉傳言，然亦在理者。此事當細研訊之，務得其實。」

太子復奏道：「臣蒙榮養之恩，於今一十有餘年，然時時躬侍聖躬，又何暇得與別人排徊？此事還望聖上詳察。」皇上笑道：「令據陳某所供，干累內院，朕固不信。然以弑逆大罪，不得不發與法司會勘。你且回宮，朕自有處。」太子山呼叩謝，回宮而去。張皇后甚屬不安，馮保亦甚惶恐。帝皆叱令各回所處：「朕已明白了，決不為你等害也。」張皇后與馮保各各謝恩，便即退回，正是：君命無妄僭，子孝父已寬。

畢竟皇上打發三人去後，還有何說，下文分解。